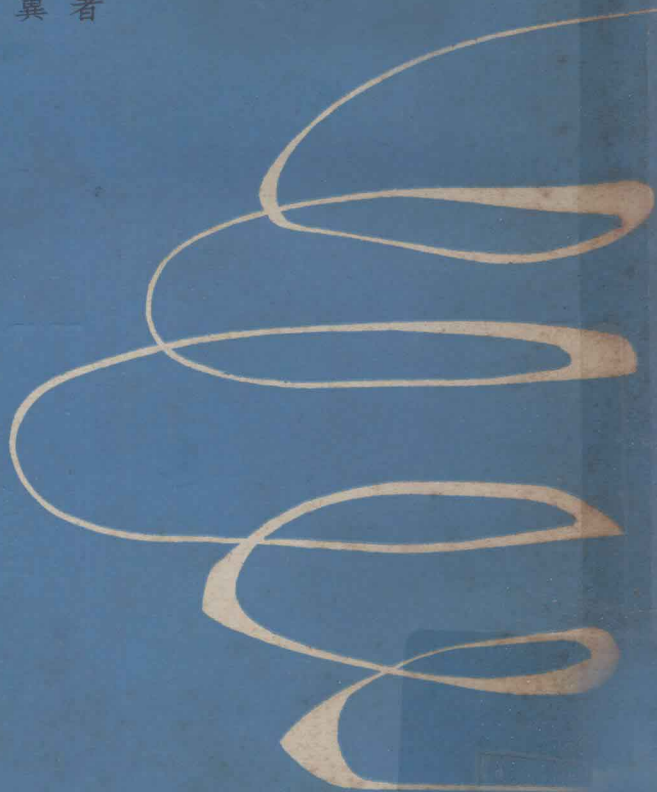


浮雲

張天翼著



香港南華書店出

浮

雲

張天翼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香港南華書店出版

浮雲

著 作 者	張 天 翼
出 版 者	南 華 書 店 香港九龍偉晴街八十一號
印 刷 者	朗 文 印 務 公 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

定價港幣四元

一九六六年七月版

目次

目	次
社會問題講座·····	一
梅軒老先生·····	一〇
弟兄們·····	三八
兩種賦閒·····	九五
痛苦·····	一三九
玫瑰與耳光·····	一七九
兩甥舅·····	二〇一
禍不單行·····	二五五
會館裏的闊人·····	二九九

社會問題講座

晨期日，天氣好得古怪。明天又是個了不起的節日，一共有兩天玩兒。官兒們都打算好，好尋一回樂，於是秘書劉培本先生書室裏坐了幾個他的同事。

他們誰都愛上劉培本先生家裡來：劉先生待人殷勤，跟什麼人都談得上，款客的東西又都是怪精致的，飯菜也合上他們的胃口。此外還有是，劉太太很大方，談鋒最健，又什麼都懂得，不論你抓住了個什麼題目她會儘跟你說下去的。現在可抱歉得很：她不在家。

劉培本先生正送走了兩個客回到書室裡來。

他是矮小個子，遠遠地瞧來像根牙籤：在座的諸位就個個都顯得怪高大的了，即使是王科長——臉頂長的那個，他的科員們都叫他「一寸五分丁」的。劉秘書個子一小，好像因此那班下屬就都不怕他，不管他高興也好，繃着臉也好，他的書記總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，像要一脚就由他腦袋上跨過去的樣子。有一次他對他勤務發着怒，跳得很高，可是那勤務滿不在乎，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，似乎要看看劉秘書到底跳不跳得進去。但同事們並不因他長

得矮小就失去對他的敬意，劉秘書自己沒理會這個名，他還是留着他的鬚子，像機械畫地耕齊着，還讓牠塗了油似地放着光。他臉子也比別人的短一截，彷彿給誰壓了一把。眼睛也小，一邊一個安放在潤潤的鼻子上，把距離弄遠了點，瞧來像個比目魚。

回到房裡，他搓搓手透口氣。

那一寸五分丁打個呵欠，沒勁兒地問：

「那倆是誰？」

「那老者是梁梅軒。那三十幾歲的是他外甥，大概不是親的……或者是親的，我弄不清了。……唔，不是親的。據說他才來。他叫白慕易。」

那個似乎又打了個呵欠。他嘴老張着，像臉上的肥肉太有剩餘，閉住了怕肉會劑起來：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難辨別的。

「他幹什麼的，現在？」一寸五分丁膠似地追問。「他想找事吧？那老頭兒像在什麼地方見過。」

「那三十幾歲的想找事。」

「老頭兒呢？」

「他有个事：當錄事。」

「錄事？他……」

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秦先生隨手拈了一角廣東月餅塞到嘴裡去。

「老王你幹麼那麼關心他？」秦先生嚼着說。一大滴吐沫從嘴裏迸出來，他趕快用手背揩去。

「我愛打聽這些事，」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餅，嘴更張大了點：可並不是吃月餅，他是說話。「我高興起來還得做個統計：找事的多少，撤差的多少，找到事的人多少，什麼出身找到的什麼事。這是很有趣的，而且……」

秦先生又拈角月餅。

「得了罷：自己的事還管不了還管別人的！」

「怎麼，這也是社會問題呀。」

他覺得這句話說得很漂亮，便又自語地重一句：

「社會問題呀。」

手裏的月餅好幾次要塞到嘴裡去，嘴老沒閒。這回很快地丟進嘴，像是再遲一下就沒機

會吃似的。

「社會問題！」秦先生咕嚕一句。又吃了一角月餅：他的吃月餅彷彿不是爲了自己，只是替別人盡義務。

一寸五分丁當作沒聽見，他釘着劉培本問：

「那老頭是……那梁……梁……梁什麼啊？」

「梁梅軒」

「梁梅軒。梅蘭芳的梅？……錄事，怪不得！那付可憐相一老一實全擺在臉上，所以說……」

劉先生擺着同情的臉色。

「噯，他真可憐。他在外面混了一世，如今還是錄事：三四十塊錢要養活一家人，家裏有個太太，還有個媳婦，兒子不知在那裡當警察還不知是勤務兵。三四十塊，他也要活下去。……其實他書讀得並不怎樣。」

坐在角落裡的一位先生，一臉鬚根，和尚頭，被叫作羅漢，他一直在默然抽着烟，這里他突然站了起來：

「他們本領真大：三十幾塊錢，要付房租，要吃飯，要養活家人，他們也維持下去了。說不定他們還要到夫子廟喝喝茶，聽聽戲，高興起來要去看電影，他們倒也不覺得苦。本領真大。年青點的還要嫖嫖姑娘，他倒並不負債。吃也吃得不壞。我們也一樣的是人，我們總是不够用。這道理我無論如何想不通。」

秦先生插進來了，他嘴裏又啣着了月餅，說起話來像掉了門牙似的聲音：

「人總是這樣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。他們現在一個月，譬如說一個月拿三十五塊錢，剛够用，要是五十塊一個月呢，還是剛够用，他決不會每個月貯蓄十五塊的。人總是這樣的，對不對？譬如我們……就譬如老王，你每月二百六，你剛够用……」

「我不够用。」

「唔，你不够用。譬如一個月虧五十塊，不，我們就說是四十塊罷——每月虧四十。你要是加了薪，加到三百，你還是不够的。加到四百，你也不會每月積蓄一百塊的。人總是這樣的。他們當特任職的，每月八百，他靠這八百可聚不起錢來。」

他停了停，把碟子裏最後一角月飯放到嘴裏。

「人總是這樣的，」他很快地吞了嘴裏的東西。●說是這樣說，但是每個人總是想升官

，小官想大點的，沒官做的想做官。」

劉培本先生覺得發言的機會到了，他搓搓手。

「的確是這麼一回事，」他慢慢地說。「就像那位梁梅軒那樣，他非常想升個辦事員。其實據我想，升到了辦事員他還不够用，又想要科員了。十等科員要升九等，九等要升八等，但是都不會滿足的。他升到一等科員又希望當科長秘書了。還而且……」

他嘆了口吐沫又說下去：

「還而且……至於有許多不必做官的，他也……我們是沒有法子，是不是，除了幹這些東西以外我們只好餓肚子的；我們不會做生意，又不會打鐵，只好靠靠「等因奉此」吃飯。他們呢，根本不這樣想，他們以為在機關裏吃碗飯是了不起：他們有許許多多，我親眼看見許許多多，他們本來有方法吃飯，但是他們……」

秦先生很快地——

「但是他們想做官！」

「對了，」過一回，「對了對了，」劉先生微笑着。「就像那位白慕易同志……」

秦先生瞧着他的臉：

「那位白同志就是個想做官的？」

「不錯，」那個把兩個腿子疊着，把皺了的衣裳弄弄好，做個很舒適的樣子：你一見就可以知道他有大篇話要說。「不錯，白同志的確想做個什麼機關的職員。你們猜猜看他出身是什麼？」

「中學生。」

劉培本先生搖搖腦袋。

「完全不對。你知道他是什麼：是裁縫！他是個裁縫，在他自己那地方當裁縫的。大概後來他覺得當裁縫沒出息，或者是以爲失了他的身份，他就只想到衙門裏吃份飯。他後來跑過幾個機關，最近在那個縣公署裏當過幾個月承發吏。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承發吏——官吏的吏。……唔，承發吏。此外大概還當過二十塊錢上下的小官。其實他做裁縫每個月也可做二十幾塊錢，好的月份甚至於可以賺到四十。但是他不願意幹：大概總是怕失了身份。他家裡倒是……說句腐化的話，是所謂書香世家，到他上一代手裏

就很難維持了，他父親是開子曰店糊口的，大概因此慕易同志不屑做裁縫。其實做裁縫做官有什麼上下，不都是一樣的職業？而且……唔，很困難：找什麼事呢？辦稿怕他還辦不了。管賬呢，別人不會憑空請你管的。只能當當寫字的路子了。不過也還是……」

「我說那位白同志準沒見過世面，」一寸五分丁說。「你想，別人大學畢業，大學士，還有當司書錄事的哩，你憑一個木匠資格——是木匠吧？」

「裁縫。」

「是啊，裁縫，你瞧！」他擺擺手。

劉培本於是說了許多實例。像一個北大畢了業的找事找不着，只得替一個小學校當門房。像一個在美國學電工學了十一年回國，在一個地方當書記等等。他一面說一面來回地走着；從這排窗子口走到對面。時時抬起頭來瞧牆壁上掛着的字畫：都是帶灰黑的，有許多蛀虫啃的洞。在許多中國名人字畫擠着的中間，還有幀油畫怪孤獨地默着，劉先生向這幀畫瞧的時候頂多。

說完了那些故事，劉先生就在油畫前面站住了。這是他一個朋友畫的，據說屬於後期印象派。要是你第一次到劉先生書室裡去，他總得介紹一下：

「這是我一個朋友畫的，好不好？這是後期印象派，不是前期。我這朋友在巴黎學畫學了八年。」

那你當然要去看那畫了：四五个胖胖的紅得發紫的蘋果像生了凍瘡，一個麻油瓶，旁邊站着個斷了膀子的女人，很起勁地瞧着那瓶麻油，再次是個話匣子，後面還有幾個黃色圓東西——不知是皮球還是窩窩頭。……

「所以很困難！」劉先生結束他的談話。「可惜我沒有學到一行手藝，不然哪個高興來幹這……」

羅漢先生在這兒發表了一個意見：他認為出身不出身滿沒關係，最要緊的是人緣。

「可是人緣還不如機緣，」秦先生修正一下。

「那自然，」羅漢微笑着。於是又放低了聲音：「機緣的確最要緊：阿望現在不是靠臀部吃飯麼。」

幾個人都從心地笑起來。

「糟糕透了，」秦先生說，「白慕易同志連這點都不够資格！」

然而從劉秘書家裏辭了出來的白慕易同志可不這麼想。他滿肚子熱。

梅軒老先生

一

白慕易先生一身的汗，跟着梁梅軒老先生走。

太陽照得正起勁，把街浴成牛乳似的顏色。

街上很擠，多半是些老媽廚子之類的人物。每個人手裡提個竹籃子東闖一下，西闖一下，像不認得路似的。等籃子裡堆滿了動物的植物的肉之後，他們就提回去給他們主人潤舌子。此外菜市裏也有太太們：撐住把紅紅綠綠的綢傘，穿着皮鞋，用種不會失身份的口吻跟屠戶或者魚販子爭價錢。滿足之後，她們說不定就闖進牛肉店。或者還要去切半斤火腿。得意地瞧瞧手裏的籃子，她們便滿不在乎的樣子出了菜市。走到半路也許想起還得買一斤開陽，微笑永遠堆在她們臉上：她們估算一下，一斤豆芽比王媽買的便宜兩個子，一斤牛肉得便宜四個子，每天一共上算二十來個子。於是帶着這勝利勁兒，坐了兩毛錢洋車回去。

他們甥舅倆走得怪費勁：才讓開一個菜籃子，又碰到一輛洋車。梁梅軒先生打算冒火，可是不好對誰發作：那些粗人不屑計較，要是喫了一個車夫的眼前虧，那真丟面子！女太太們就，他覺得在上流社會裡總……

梅軒老先生把所有的煩躁擠在眉毛中間。

「這樣沒有秩序！」他吐口沫。

「Hay，你爲什麼吐唾沫到我身上？」

「你……對不起對不起，我沒有看見。」

車輛也擠着過不去了，車上的人都埋怨地瞧着那十三號巡警。那怪可憐的巡警其實在忙着；左手揩汗，右手拿棍舞着，裂開嗓子叫——別人和他自己都不大知道在叫着些什麼。好大一會他才意識到他自己的職責，於是打清前面的路，讓最光燙的一輛汽車最先過去。

白慕易跳到一家烟店裏躲過了汽車之後，不見了梁老先生！

「糟了心！」他想。

他到這地方來還不到一星期，一條都認不得：他一個人是怎麼也到不了他五舅家去的。他低一下頭避過一把淡紫色的綢傘，穿過兩輛自行車的中間，顛起腳來找尋。

可是其實不用着慌：梁梅軒那付側面相在老遠就可以看得出的。他一張嘴比臉部其他的任何東西都高，像半島似地突出着，就是說別人的臉以鼻子爲重心，而他的是以嘴。白慕易跟他五舅舅梅軒老先生分手二十年，前天一看就認得，也全靠這個。

結果你可以想得到：白慕易一找就自然找到那張嘴了。

兩個人轉了灣。

梅軒老先生把他瓜皮帽取下，透了口氣：

「啊，好了。」

白慕易搥出手絹揩汗，他覺得夾袍還穿不住。

「這南京，真熱。」

「這是走路之故，」那個鼓住嘴又透口長氣，他的嘴顯得大了一倍。

「河南沒有這樣熱。」

「那是北方，那當然。報上還說蚌埠落了大雪哩。雖說是北國，不過總還是早了一點

。」

梅軒老先生接着又歎息地：

「這幾年來天時總不正，時熱時冷，而且熱呢非熱到極端不可，冷呢也冷得……幾十年來都沒有的。……洪楊之亂的前幾年也是這樣，可見得……」

「唔，」白慕易隨便應了句。

他對這洪楊不洪楊一點感不到興味。他想談談劉秘書，可是不知要怎麼說起。

他很瘦，一付身軀裝在那件有點嫌大的夾袍裏，竟像獸在一所空洞的屋子裡一樣，臉有點灰，因此顴骨顯得很高。咀邊和眼角上的皺紋裡填了些灰土，三十六歲的人看來就像四十以外了。頭上一頂——他叫牠做博士帽：博士帽嵌在後腦勺上。

「你餓不餓？」梅軒老先生突然問。

「不餓。怎麼？」

「我說要是餓了就請你去吃酒釀元宵，前面那一家的最好。」

「不餓。」停會：「在劉秘書家裏那些月餅一吃就飽了。」停會：「劉秘書家裏的月餅倒還好。那是什麼月餅？」

「廣東月餅。其實廣東比……」

白慕易怕他五舅換了題目，趕緊說：